

秦牧作品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姬德顺

内文插图：刘仁毅

责任编辑：白嘉苓 梁培龙

秦牧作品选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10插页 193,000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11·1377 定价1.10元

目 录

盒子里的秘密.....	1
巨手.....	15
狮子叔叔.....	32
人和兽的两个故事.....	41
莹莹的眼睛.....	46
在化装晚会上.....	53
小花猪的奶妈.....	72
耳朵之谜.....	88
回国.....	100
松鼠.....	122
深山小猴.....	138
狼孩.....	163
一场古代的赛马.....	185
猎虎老人的传说.....	192
骆驼骨.....	200

雏鸟出壳的故事.....	214
亲爱的妈妈.....	225
莲子宝宝.....	248
野鸭子与家鸭子.....	255
蜜蜂和地球.....	264
黑豹的邻居.....	277
变色蜥蜴.....	280
一株老树和三个怪人.....	284
童年十忆.....	291
后记.....	307

盒子 里的秘密

星期六下午最后一节课上完啦！当当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城关小学的学生们象一群鸟鹊一样，吱吱喳喳地涌出校门。

邓敏和郭小雅两个小姑娘都是五年级学生，她们是好朋友，以一种小姑娘特有的亲昵劲儿互相用食指勾着食指走路，她们不象那些调皮的男学生那样，一出了校门就掏出弹弓来打鸟、打树叶，或者把个书包甩得象货郎鼓那样。但是今天是星期六，她们走路也显得轻快了。邓敏的两条漂亮的辫子，扎着两个小蝴蝶结，在背后摇来荡去。

“小雅小雅！”脸庞圆圆的邓敏有一个习惯，称呼她的好朋友的时候喜欢接连叫两声：“明天你就到我们家来吧！我家新养了四只小鸭子，出壳还不久，象个绒球似的，吱吱地叫，怪好玩的。我们一起做算术，习题不多，一下子就可以做完，然后，我们找些什么事情玩玩。”说着，她用力摇了一下小雅的手。

“好吧，明天星期天，你妈在家吗？工业局的大局长，

知道的事情多，请她给我们讲讲打禾机是怎么生产的吧！”郭小雅点了一下瓜子脸，高兴地说。

“她呀！总是忙得要命，星期天也难得在家，爸爸出差到湖北去，她更忙了。”

她们走到大街上，在这个县城里，有几间理发店，“一乐也”理发店的玻璃橱窗里，近来新添上一些理着各种发型的男女照片。那些照片中的妇女，有的侧身，有的背着脸，显示着她们头发的各种式样和波纹。小姑娘已经开始爱美了，她们就站立在橱窗前端详起来。

“小雅小雅，你说哪一种好看？”邓敏问道。

小雅伸出手指戳了戳玻璃窗，指着其中一个头发烫得十分蓬松的妇女的照片。

“不不不，难看死了。象个雀巢。我爱这个——”邓敏说着，指了指其中一个“微波式”的妇女的发型。

“我头发少，我喜欢头发较浓较密的那一种。”小雅摇摇脑袋，她的两条小得可怜，在黑里显出点儿棕色的辫子飘荡了两下。她羡慕地望了一眼邓敏那漆黑闪光的两条大辫子，赞美地说：“邓敏，你的辫子真好看呀！你妈常常帮你编辫子吗？”

“她才不管这么多呢！”邓敏噘了噘嘴，说：“我好好在编辫子、打蝴蝶结的时候，她有时还骂我——”说着，她学着妈妈的腔调儿：“鬼丫头呀！这么爱漂亮！”

郭小雅听了，就咕咕咕地笑起来，问道：“我也没看见她梳辫子，对了！她是大人，一定爱梳成个髻了。”

“不！”邓敏认真地说：“她既不梳髻，也不留辮子，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只到了耳朵坠子那儿。人们说：赵秋娣同志呀！哎，赵秋娣就是我妈妈的名字。我说到哪儿去啦？人家说，这么大的人了，还剪这么短的头发，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凉快呀，舒服呀！洗头也容易呀！她已经是四十大几的人了，就总是留那么短的头发！”

郭小雅又咕咕咕地笑起来。讲着讲着，两个孩子得分手了。邓敏住在莲塘街，郭小雅住在喇叭巷，在见到一个莲塘的地方，她们就各人回各人的家。邓敏说：“小雅小雅，记得来呀！带算术作业！你要不来，礼拜一我要扭你的嘴。”

“知道啦！死鬼！”郭小雅说着，把个书包向天空甩了个半圆圈，跑跑跳跳地转入一条岔道了。

星期日上午，郭小雅来到邓敏家的时候，邓敏的妈妈赵秋娣正好要出门。赵秋娣是县里工业局的副局长，她剪着短发，穿着十分随便，要是她拿把扫帚在扫街，人们准会错把她当做清洁工。她也是大眼睛，圆脸庞，邓敏的模样儿和她差不多，虽然她说话时嘴角总是含着笑意，但是看起来她很疲惫，好象繁重的工作耗尽了她的精力，因此，看来她比她的年龄显得要老一些。郭小雅喊了她一声：“伯母！”赵秋娣就含笑抚摸她的头，一面说：“小雅，你来了，好，好。凑巧地区有人下来，今天我要陪他们去看氮肥厂的扩建工程。你和邓敏一起玩吧，算术不要做得太累，做一阵，就出来玩一会。最好你在我家吃午饭，今早我们买到了鲇鱼。”

“我妈叫我回去的。”

“那就由你吧！反正你在这里也行，就象在自己家里一个样，知道吗？”赵秋娣说着，就在走廊里推出自行车，在门口纵身一跨，骑着车走了。

“邓敏，你妈做事真利索呀！但是她好象很累的样子。”

“怎么能够不累呀，她一天忙到晚，晚上还自己学习，一直要学到十二点，她的功课好象比我还要多。来，小雅，我们到院子里看小鸭子。”

她们来到院子里，四只小鸭子毛茸茸的，正在一个水桶里嬉水，小鸭子游水的本领真高，不但快乐地绕着水桶边沿游着，还不时在水桶里玩倒竖的花样，把个屁股向天上翘起，把头钻到水里，一出水又咻咻地叫，两个小姑娘看得兴高采烈，就在旁边做啦啦队助阵。

“你看哪一只游得好？我看这只大脑袋的可以考第一。”郭小雅说。

“不，这只，这只摇尾巴摇得厉害的游得快，得让它考第一。”

帮忙邓敏家烧饭的张嫂正在剖开鲇鱼的肚腹，把鱼肠子掏了出来，招呼小鸭子吃，几只小鸭就吱吱吱地蹒跚跑向前去，争先恐后吃了起来，它们互相拉扯着鱼肠，就象拔河一样。

玩了一会，两个小姑娘就到厅堂里做算术了，她们做习题时可用心啦，一下子侧着头思索，一下子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默算，一下子掐着手指，演习了个把钟头之后，做完

了。大家舒了一口长气，邓敏喊道：“好啦，毕业啦！”

小姑娘俩嘀嘀咕咕地谈论学校的事，然后就盘算着玩些什么，跳橡皮筋？跳绳？玩小玻璃珠子游戏？“跳大海”？她们此刻都不想。郭小雅提起那天在百货公司看到一种玩具，硬纸板上用白缎做面内里垫着棉花制成的少数民族妇女的头像，很漂亮的。她说：

“在白缎上画得怪好看的，眉毛弯弯，眼睛长长，睫毛也是长的，头发是卷曲的。那天我本来想买，但是袋子里钱不够，第二天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吧！”邓敏说。正象许许多多小朋友一样，讲到自己亲手做什么有趣的东西，兴致就会突然高涨，好比一个气球，轻轻一吹，就迅速膨胀起来了。

“有硬纸板吗？还有白绸布、棉花？”郭小雅问道。

“有，鞋盒不就是硬纸板吗？绸布和棉花，我到箱子里找。”邓敏说。

于是她们兴致勃勃找寻起来了。在床底下，她们找到了空的鞋盒子。在柜子里，碘酒瓶的旁边，她们找到了棉花。在一个盛放针线盒和碎布的篮子里，她们找出了剪刀和纱线。篮子里也有一些碎布，但都是深色的，不合用。于是邓敏就去打开樟木衣箱，她想：里面准有什么白色丝绸的片段。

翻呀，翻呀，箱子内都是一些衣物，翻到后来，邓敏看到一个长方形的檀香颜色的小木箱子，假如这个箱子是没有上锁的，她也许压根儿就不会去注意它，因为那里面大概不

会有什么白绸。但那个箱子是上了号码锁的，这就格外引起她的注意了。“咦，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家伙呢？”邓敏喊了一声，她抽出来一看，又拿来在耳边摇，里面发出了沉浊的低响，又有一点儿金属的撞击声。

好奇心驱使邓敏乱扭着号码锁，她很想知道那里面究竟有什么秘密。

“邓敏，别乱动呀，鬼丫头，回头你妈不骂死你！”郭小雅劝告说。

“不怕，不怕！”邓敏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扭弄着那个号码锁。

说巧也真巧，大概是号码锁偶然给扭中号码了，那遍身都是铁疙瘩的锁头“特”的一声开啦。两个小姑娘的心跳得好厉害啊！小木箱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邓敏的心房噗噗地跳，她用颤抖的手拿开了锁头，打开了盒盖，哎呀！里面的东西是多么奇特哪！盒里并排放着三条辫子，一条是花白的，扎着白绒绳子；一条是黑里带点棕黄色的，扎着粉红色的绒绳子；一条是黑光闪亮的，扎着猩红色的绒绳子。此外，还有一个铜锈斑斑的子弹壳。

人们在见到不习见的事物时，总有人怀着恐惧的心情的。两个小姑娘不期然都“哎呀”地喊出声来。

“辫子！真奇怪！”邓敏睁大了眼睛说。

“哎呀！我好怕呀，这原本是长在什么人头上的？”郭小雅用力摇了摇邓敏的臂膀。

“我怎么知道呀！妈妈从来没有说过！”邓敏说。

邓敏用力把小木箱的盖子盖好。她嗫嚅说：“怕什么呀，回头问妈妈就知道。”

“我的心噗噗地跳，我走啦！”郭小雅说着，以异常敏捷的动作拿起书包，一溜烟地跑了出来。

邓敏追到门口，郭小雅已经跑出有好几丈远了。邓敏朝着她的背影呼喊道：“小雅小雅，鬼东西，回来，不要怕！”

小雅只侧过脸应了一句：“我回家啦！我不玩啦！”就继续跑着。

“小雅小雅，回来！”邓敏顿了顿脚，哭丧着脸喊道。

张嫂走过来问道：“邓敏，你们怎么啦？才玩得好好的，又闹翻了么？啧啧！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不是，不是！和你说不是！”邓敏又跺着脚喊道，她差点哭出声来了。

那个中午赵秋娣没有回来。邓敏闷闷不乐地和张嫂一起吃了中饭。张嫂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我翻了妈妈的箱子。”张嫂说：“不应该乱翻呀，既然翻了，把东西放回去不就得了嘛！”邓敏没有作声，她也闪过一个念头：把盒子悄悄放回原位好了。但转念一想：不！这事情得问个明白，骂嘛，就挨骂好了。

那个中午邓敏睡不着午觉，下午就到县城里的少年宫去打乒乓球，又去看了一场球赛，但是心头总象梗塞着什么东西似的，很不自在。“爸爸妈妈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难道他们有什么不好的秘密不让我知道吗？”怀着这样的心情看赛

球，一切都看得含含糊糊的，哪一方进球，她都没有鼓掌。

等到邓敏回家的时候，妈妈已经在家里了。她正在小客厅里批阅几份文件，看到邓敏进来，就笑着骂道：“调皮鬼，你怎么把箱子里的东西翻出来啦？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学到这个本事，连号码锁都撬得开。”妈妈虽说是带着骂的语气，脸颊上却泛着笑意。

邓敏觉得好生纳闷，就应道：“我也并没有立心想打开它，只是随便扭了几下，它就开了。我们给吓得要死啦，郭小雅都给吓跑了。妈妈，这是怎么一回事啦！”

“你们的胆子是象鸡胆鸭胆那么大吗？这么一丁点儿事情就吓破了胆，将来能够干什么事情呢？”

“你告诉我嘛，这是怎么一回事哪！”邓敏嘟着嘴说。

“这讲起来有一段故事，可不是几句话就讲得完。我现在还忙着。今儿晚上，再详细告诉你吧！”妈妈说。

那个晚上，赵秋娣把邓敏拉到身边长木沙发里坐下，茶几上摆着那个长方形的小木盒。她把盖子揭开，三条扎着各种颜色绒绳的辫子呈现在灯光之下了。

“这是你爸爸收藏起来的，假如按照我的脾气，倒不如烧掉干净。但他既然说想留作纪念，那也就由他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本来，这事情迟早会告诉你的。不过，你既然象挖番薯、掘芋头似的首先搜出来看了，现在就告诉你也是一样。”赵秋娣用这样的话开了头，瞧了盒子里的东西一眼，又说：“这三条辫子，一条是男人的，两条是女人的。”

邓敏又打了一个寒噤，哎呀，这是什么一桩秘密呵！

赵秋娣接着说：“它们是邓家，也可以说包括我们赵家的几样东西。这一条——”说着，她把那条扎着白绒绳的辫子拿出来放在桌面上，这条辫子并不粗壮，末梢很长。赵秋娣说：“这是你爸爸的祖父的，你得喊他曾祖父。他是木匠，从清朝光绪初年一直活到民国十九年，也就是一九三〇年，你爸爸小时候还给他抱过，到现在还有点儿印象。清朝的男人是有辫子的。满族入关，夺了明朝的江山，建立了清朝以后，就强迫汉族男人学习他们的习惯，把前脑门的头发剃光，后面却留长头发拖着条辫子。起初许多汉族人不甘愿这样做，起来反抗，清初江南一带给杀了很多。当时满洲贵族提出的镇压口号是‘留发不留头’。意思就是：如果不把前脑壳的头发剃光，在后脑壳梳一条辫子，就要杀头。许多刽子手挑着理发担子，要人家照着办，把不愿意的人的头斩下来，挂在理发担子上。经过这样严厉推行以后，清朝所有的男人就都有一条辫子了。当然有些人是不服的，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起义的人就把前脑勺的头发留了起来，后脑勺也不编辫子，因此被人叫做‘长毛’。这你读历史也应该知道了。有条辫子是非常不便的，听老辈人说，穷苦人不能经常洗头，头发里还长了虱子。衙门差役捉人的时候，就抓着辫子走。在牢房里，把囚犯的辫子往窗柱上一缚，人也没法走开。辛亥革命以前，有些留学外国的有觉悟的学生气不过，也有悄悄剪掉了辫子的。回国的时候就在后脑勺装上一条假辫子，骗过一般人的耳目。但有好些人却被人检举，还因此送

了性命。辛亥革命以后，号召大家剪辫子了。但有不少人已经习惯做奴隶，反而觉得剪掉辫子不舒服，不好看，硬是不肯剪。当时的革命党就强迫大家剪。我们这个小县城，风气比较闭塞，有好些人的辫子也是这样硬给人剪去的，你的曾祖父就是其中的一个。听说，他给剪了以后，拿着条辫子回家，唉声叹气。以后经人再三劝解，才平静下来。这就是他留下的东西。你爷爷是把它当做先人的遗物留下来作为纪念的。”

邓敏听得津津有味，咂咂舌头道：“呵！原来是这样呀！这条辫子不是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吗？那个时候爸爸还没有出世呢！”

赵秋娣又从盒子里拿出了扎着褪了色的粉红头绳的那条辫子，黯然道：“这是你奶奶的辫子。我听你爸爸说，你曾祖父是个老实人，但是曾祖母可是个很厉害的女人，她常常虐待媳妇。这个媳妇，就是我的婆婆，你的奶奶。我刚刚和你爸爸认识的时候，也见过她的。她对人挺和气，就是太老实，太胆怯了。民国以后，十几年，二十几年，妇女们也开始剪掉长辫子，留起短发了。现在看起来，这样的事情很平常，你要梳条辫子也好，要梳个髻也好，谁理你？但在那时可不是这样，女儿们、媳妇们要把头发剪短，总是要得到母亲、婆婆的准许，要不然就得闹一场大风波。妇女剪发的风气传到我们这个县城的时候，你没有见过面的奶奶，你爸爸的妈妈也想剪头发，但是她的婆婆硬是不肯。她们几个年青妇女横下一条心，先剪下了再说。剪完以后，把条辫子放在

托盘里，跪到婆婆面前请罪。唉，你的曾祖母真凶啦，她勃然大怒，抓起一根木棍，一记子打下去，你奶奶的脑袋就打得流血，立刻肿起了一个包，人也几乎昏过去了。这条辫子，就是她留下来的纪念品。她为了剪掉这条辫子，可吃了不少苦头哪！”

邓敏倒抽了一口冷气，感叹道：“曾祖母，她这么坏呀，她是个老虎婆哪！”

“她是个受陈腐观念束缚得很厉害的老人，十分专制。”妈妈怏然地笑了一笑。

这回，邓敏敢于去抚摸那几条辫子了。她从盒子里拿出最后一条辫子，问道：“妈，这又是谁的呢？”

赵秋娣突然把女儿搂抱起来，问道：“小丫头，你猜！”

邓敏疑惑地摇头道：“我猜不出。”

赵秋娣的眼睛里闪耀着青春的光采，把女儿搂抱得更紧，微笑说：“这是我的呀！”

女儿惊奇得睁大了眼睛：“什么？妈妈！真的，这又是为什么？”

“二十多年前，我在外婆那里的赵厝庄居住，那时还是高级社的时候，我是妇女主任。因为要平整一块大坟地，那里的坟，有的是用石头砌的，有的是用砖砌的，工程很艰巨。路程又远，施工的人要在那里搭棚居住，十分艰苦。农业社社长照顾妇女，不让我报名去。有些有封建思想的小伙子也说：‘有辫子的不准去，小心鬼魂拖住你们的辫子。’那时候，村里有七个姑娘成立了‘铁姑娘队’，无论如何也要

去。大家为了表示决心，自动把辫子剪了下来，各各做了符号。七条辫子扎成一团，大家敲锣打鼓，把辫子送到农业社去，向高级社的社长说：‘社长，我们剪了辫子，表决心来了。’社长吓了一跳，那群小伙子也目瞪口呆，连连咂着舌头嚷道：‘不得了，不得了！赵厍庄出了花木兰、穆桂英啦！’我们终于也一道去平整了土地，那时候地区的《农业报》还把我们的事迹登到第一版呢！”

“辫子怎么到了这个盒子里呢？”小姑娘伸伸舌头，眼睛、嘴巴、鼻子……都在笑了。

“社长把辫子发还给我们，他说，拿回去做纪念。农业社难道还要把你们的辫子放在保险箱里，或者用来做肥田料不成！我拿回家去，那时，我正和你爸爸要好，他看见我把辫子齐根剪掉，很是奇怪，就向我要剪了的辫子看看。谁知一拿过手，他不肯还我。放到手提包里，骑上自行车就走——”

还没等妈妈讲完，邓敏已经乐得两只手摆舞起来：“妈，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呢？那么这颗子弹壳呢？”

“你爸就是当土改队到我们乡和我认识的。那时我们乡有一个大恶霸，绰号叫做老虎蟹，横行乡里，害死过好几个人，我的二叔也是给他害死的。后来土改队报告上级，上级批准枪毙他。是你爸爸亲手把老虎蟹处死的，这个子弹壳你爸保存下来做纪念。”

“妈妈，后来你怎么到县城里来呢？”

“后来我又当了人民公社的妇联主任，和你爸爸结了

婚。县里建设许多新工业，需要人，我就给调来当农具厂的副厂长，这一来，十几年都泡在工业里了。”

妈妈看着女儿灼灼生光的大眼睛，又摸了摸她美丽的、柔软而又绵密的头发，慨叹道：“你大概没有想到，前辈人在辫子的事情上有这么多的风波。你们现在要留长辫子也好，要留羊角小辫也好，梳个髻也好，或者象个男孩子那样，把头发理得短短的也好，没有人会去干涉你。就是这么一件小事，也是许多人奋斗牺牲才为你们争取来的。你要留什么辫子我都不管，但是，就不要那么贪漂亮，一天到晚把条辫子梳了又梳，编了又编。在这些事情上花了太多的心思，还能够好好学习吗？这么多年我努力学政治、学文化，也学到一点道理。现在，我们作为奴隶标志的辫子是没有了，但是精神上的辫子，旧思想旧意识的辫子呢，我看我们多少还有吧！舍不得剪掉那样的辫子的人也还多呢！上次我到省城去，奇怪，看到有些男人的头发倒是留得比我的还要长，并没有人拿着刀子棍子去压迫他们这样做，但是他们自己竟觉得长头发好看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一样白米养百样人，真是哪一号人都有！”

邓敏禁不住嘿嘿嘿地笑了。

“小丫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你想一直把它留到屁股上面吗？”

“不，妈妈，我要剪的。嗯嗯，妈妈在笑我！”说着邓敏把双手掩到脸庞上，撒娇地摇摆起肩膀来。

“傻丫头，还小么！”赵秋娣说着，不禁笑了，她提起女